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此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凡二十四年

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

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擬延慶未立請考論五經定取石正十女之義以黃繇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矣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室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廢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具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關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為天下母太后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戒喪祭嫁娶

取解品制立官機郡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

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

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莽蒲繇衛氏秋與蒲實通書致衛



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書惡黨得全京師奉白慶賞中山  
孝正后益湯沐邑七千戶字復數令一書求至京師葬不  
聽字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葬好鬼神可為變  
惟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字即使寬夜持血囊  
莽第門中發覺之莽執字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文為唯  
蕭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葬以為  
惡入黨皆當禁網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中凌云  
時為大司徒緣自効吳章弟子收他章尸歸館教葬之葬  
因是獄暴治黨與連引素所惡皆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  
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止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  
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即謂豪傑又漢忠直臣不附莽  
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罪比數百人海內  
震焉比海逢萌謂友人曰二細絀矣夫不夫禍將及  
人所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滬東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  
以配上帝○改設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  
公曰鄭公○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太后

入未央宮○遣太僕王憚等八人行天下

觀風俗○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以為百世國如周公於是入保野中及中民上書者八千  
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有司自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

二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  
二入為侯加后聘合為萬萬以明大孔莽稽首辭讓不

聽及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所益納徵錢  
下萬遺人后左右奉其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誦耀媚事

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力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  
居深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保奏言天下聞公不與子  
乘之上許萬金之幣莫不鄉北蜀郡男子路建等讒訟漸

怵而退雖文王部虞尚何以加自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  
光愈恐固稱疾冲詔太師母朝十日

入省中置几杖賜養物官屬按職如故

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奏莽

起明堂辟



起明堂碑唯靈臺為學者築舍區制度其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名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籍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碑雍熙臺雜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昔鄉明而治古之堂也之殿也故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指後世七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出室重屋之說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了言之亦燕游之所耳若碑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又曰鶴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遑及學校之政也况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者美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敷之一言以為證則未矣

**徵能治河者** 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者郡立古其地形下而七號懸聞禹治河時本空此也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氏

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百有蓋下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說穿處者海溢西南出邊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

**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 ○

**置西海郡** 養自以比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使言大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繅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



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  
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給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問天

光之祠置宗師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

馬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

月加安漢公莽九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

百七十二人及諸侯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受

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而拜受

綠數袞冕衣裳賜奉場毬句履鸞輅乘馬龍旗九流皮弁

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鉞中肯

一具鉅鬯二尚圭贄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封王惲

等八人為列侯王惲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詠造歌

德在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惲獨不上嘉瑞

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閱言災害於公府甄豐劾閱違不

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家取其璽綬秋八月

太師大司徒宮罷莽奏恭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

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之太后詔囚故棺改葬之莽奏恭

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味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

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

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恭皇廟於襄段猶

等皆徙合浦徵師州封義陽侯月餘費馬宮嘗與議傳太

后論至是為莽所厚故追誅前議者而獨不及宮宮內慙

懼上書自言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帝益壯以

認以疾就第帝崩莽因臘日上椒酒首毒酒中帝有疾莽作

洋釋絕嘉應獄害聖政皆不遺懈以使行第也太后曰班

相印入浦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巾無三賈官無獄訟邑

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及異路之制紀者多刑發

釋後宮賢家我所以哀也閔獨下獄誅釋懼上書陳謝願歸

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救諸公勿

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二年斂加元服葬康陵班固曰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喪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



百變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  
以平晏為

大司徒。○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

安漢公莽居攝踐祚太后與羣臣議立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

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

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當於春

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

為宜至是前輝光謝豐奏浚井得白石有冊書文曰吉安

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謂

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

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

玄孫二十三入差度宜首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

強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具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

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祚服天

子戴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其車服警

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贄曰微皇帝民戶謂之

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

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求

如諸侯禮儀故事詔曰可

黃丙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其歲數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止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

之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大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

和從者百餘人遂進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

稱假皇帝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

尊重以填海內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冬十月朔日食。○西羌反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

太守莽遣兵擊破之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

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秋九月東

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

輔豪禁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

死之信云走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

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杆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今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廣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矯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

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禁起自蒲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口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木火前殿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擊明等日抱孺子倚郊廟會羣臣而捕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浹祿父以叫分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人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背羣臣皆曰不道此變不韋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也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

王級等

霍鴻皆珍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常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死

葬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攝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甲諸侯服凡壹

乎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



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并苞雲言巴郡石牛

葬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一文皆到末史前殿臣與太保

帝符臣葬我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葬風夜養育隆就

儒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俟如元十一月哀章作

銅匱以獻葬葬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

梓傳人哀章學問長

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安素無行作銅匱為

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帝行璽金匱其

馬之曰而鬻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山斷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若狗猪

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馬符命為新

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史作璽傳之萬何用此亡

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日死欲與此

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

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葬

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葬

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爭

族滅也葬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綴於是張永獻

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葬從之班彪

曰三代以來王公失出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

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贊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

柄五將十餘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

蓬一璽不欲以授

葬婦人之仁慈矣

新莽始建

春正月葬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

皇后為定安太后



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井亳雲言巴郡石牛

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殿臣與太保

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

孺子今與周之成王比德俟如元

服復子明母如周公故事奏可

十二月哀章作

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

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傳人哀章學問長

安素無行作銅匱為

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

一曰曰赤帝璽邦傳

予皇帝金策書曰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

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澤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

央宮前發下書曰皇天上帝降禍人祐屬予以天下兆民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濟國金策之書予甚懼畏

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而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

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

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山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

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目若自以金馬符命為新

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以作璽傳之萬

何用此亡

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曰暮日死欲與此

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

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

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

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

孩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綴於是張永獻

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班彪

曰三代以來王公失出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

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贊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

柄五將十族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

淫一璽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慈矣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

皇后為定安太后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



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  
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孺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  
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策置門衛  
使者監領教阿乳母不得與語常  
按金匱封拜其

**黨與** 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  
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

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  
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改諸官名** 降漢諸侯王皆為公王子侯皆

**為子** 王二十二二人侯 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祖廟為文

**祖廟** 莽因漢承平之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厥小漢家  
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

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  
為初祖虞帝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

敬王論濟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姓為陳  
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祖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

如**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少金刀止諸日月剛  
故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之六錢  
五十一皆為二品故防民盜鑄乃禁不得私鑄

**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 莽不克死之○莽  
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田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籍之邑又置奴婢之市  
與牛馬同閘制於民臣顯漸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

之義漢氏滅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罪穰咸出豪民  
侵陵分田劫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

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予九該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  
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按諸囚裔以禦魍魅如皇始祖考虞

帝故事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  
下為公視民飢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

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  
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

論

論



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  
為兼井無以使民興於兼也又况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  
實為萬出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

### 將帥班符命更印綬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

官吏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印綬因收故漢印綬五威將東  
乾文車駕坤六馬皆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將各置  
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餘南

### 冬雷轟桐華大雨

雷

千庚

### 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

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二人班固曰  
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  
三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  
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  
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  
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以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

亦慎之於諸侯也諸侯原不以人未而溢以致溢小者淫  
流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  
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消景遭七國之難抑  
頃諸侯滅黜其官武有備山川南之謀作左官之律及附  
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下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  
繼體苗裔親屬遠徙於州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  
富室至亡異而本朝短甲因統二統是也王莽知漢中外彈  
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顯作威福  
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  
符命漢諸侯王受爵悉自奉璽綬惟恐在後或乃稱美  
頌德以求容

###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公民文口以

所業為貢真推酒酤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  
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安及

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  
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司平民賣物不售者均  
官考驗得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  
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  
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烏獸魚鼈畜  
牧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尚書各白



古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二而以其一  
為貢賦不自占日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採取而依縣官  
一歲義和齊臣復奏請雅禮酷從之

殺尉雁之與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官屬

之首豪昆弟共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歐婦女弱

小日千人去置左地日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相持財畜

往贖匈奴受留不遺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故

印之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

故印紋奉土將帥受者新紋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

軍下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不如

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印

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諸侯王已下及有

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无別顯得故印將帥示以故

印單于知已無可奈又多得賂遺則清弟隨將帥入謝將

帥還過左地見烏相民多以聞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怨恨

乃遣兵五騎以護送烏相為各勒其朔方塞下莽遣兵擊

之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降於供給諸人匈奴都護但欽

之其兄匈奴都護支遂將衆二千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

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巳殺尉冬之莽能漢朝

史陳良終帶等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

及諸劉為吏者莽遣陳良終帶自稱廢漢人將

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

師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因師以女配

莽子故更號定安太后曰黃帝室主太后年

不賜姓太后年

自劉氏廢莽莽莽下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帝室主

欲絕之於漢令孫之出子盛齋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

病不肯起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

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

軍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募卒三

萬人先至者屯也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

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更作寶器日寶貨

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儼載煩費輕重大亦各有差品

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  
直一與大錢五十計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  
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誰知又數變改不信管私以五銖錢市買莽復下  
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流泣於市道 莽將軍

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

人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持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

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莽臣作  
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懼之遂使尚書驗治非  
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  
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職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  
賜並富貴矣其後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前出於劉慶謝  
蹠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  
等子孫以兼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  
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  
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負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  
黃皇室主當為舜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  
收捕尋豐自殺尋妻亦自盡連國師公秀子及門人丁

隆等率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舜于  
幽州放尋于三危經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起

八風臺 莽始與神僭事以方寸

三匈奴諸部分道大寇殺守尉略吏民州

郡兵起 莽遣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

齊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

送助登長安後助病死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

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王入塞殺太守

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任邊以大衆未集

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出有必征之者也後出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  
策者也 傳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  
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我狄之侵警猶蠱  
蠱擊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  
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五千里轉輸之  
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資社稷是為无策矣  
天下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  
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台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  
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  
百日食用糶十八斛非牛刀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  
上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  
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金銀新炭重不可勝食糶飲水以  
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出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以執力不能此四難也雖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徐道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矣不如此五難也夫用民力功不可  
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寔  
擊且以割文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  
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  
郡尤甚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掠亂州  
滿野及奉擾亂勿勿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

此邊虛空野  
自累空野矣

### 莽太師王莽死

病瘵復劇死

### 莽迎

### 龍其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

奉璽書詔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

使者欲令勝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

痛下車自加朝服施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

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

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元益

萬分使者要談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

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  
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  
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詎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  
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  
有琅邪紀述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後  
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葬談其言不彊致偷廉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  
 誦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葬居攝欽謂皆以病免官  
 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  
 武鮑宣死欽曰易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  
 乞骸骨去職葬墓位召咸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  
 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  
 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錄  
 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葬班固曰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  
 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薛方近之郭欽蔣謝好遊不  
 汙絕紀

**瀨河郡蝗生**

**河決**

東魏郡先是葬忍河  
 決為元城家墓害及東東去  
 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寒

**春葬殺匈奴順單于登**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定東西都及諸侯負數**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八百附城數亦如之以後有功諸公一同有銀萬戶其餘  
 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

**今民得賣田**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西高吏殺特柯大尹貉人入邊**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葬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初五威將軍出西南夷改句剛工為侯王邯然然葬謝祥  
 柯大尹周歆誅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罷服  
 葬又發高句驪兵擊殺邯不欲行疆迫之亡出塞犯法為  
 寇嚴大奏直令州郡且尉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  
 起此大憂也葬不聽詔大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  
 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葬志方盛以為西夷  
 不足吞滅專

念稽古之事

**五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葬既改號太后為  
 葬既改號太后為

漢乃隳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  
 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  
 徹釜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



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以  
得祐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若黃貂又改漢正  
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  
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  
之新室出出獻登其廟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  
**貢** 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  
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請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  
亭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  
免昌 **焉耆殺莽都護但欽**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  
官 恩信焉耆先叛殺欽  
西域遂 **十一月彗星出** 匈奴烏珠留單于  
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 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常  
所拜遂其 欲與中國和親且咸為莽  
元鳳 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

**宅** 莽下詔將以異歲行郊祠如于中居洛陽之都  
既而不行 既而不行 既而不行 既而不行

**二月晦日食** 莽策免其大司馬錄並

即真尤備大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按 夏四月隕霜殺

**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

**雹** 風拔木飛比關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

牧分六卿六列六隊六郊六服總為万国後歲復變更一

郡至五易名而還後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

故名 **北邊大饑人相食** 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

親莽即遣使賀單于初立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遠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  
諸將罷屯兵單于實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  
利冠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冠勇從左地入不絕使  
者問單于輒曰烏相與匈奴無民共為寇譬如中國有盜  
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



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

莽改錢化貝法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

行每一易錢民用業而大陷刑

二春民訛言黃龍死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官莽

改匈奴單于曰恭也善于莽改單于號單于貪

盜如五原代郡兵起莽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

合六經之說公卿巨入暮出論議車年不決不暇省獄訟

堯結民之急務縣宰獄者數年守其一功貪殘日甚繡衣

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

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關告誦者多莽自見前

類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多煩多

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旺不潔莽請御

豎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

年下月去拘繫郡縣者連赦而後出餘年不交代者至三

歲殺帝責以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

被其苛起爲盜賊數千人爲邯鄲以此大雨水

轉入旁郡歲餘乃定

山水深者

丙三春二月地震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

崩墜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莽羣臣以岸崩



謂以上填水田故城亡之祥也 秋七月晦日食

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嵩蠻亦殺

其太守 莽兵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賊毀民財什取五

十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

士卒飢疫復大賊斂就都人尹馮英言今調發諸郡兵數

警民什取其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

賞莽怒免英官越嵩蠻夷任責遂殺太守以恨自止為叩

王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耆襲殺之

莽遣駿與鄯護李崇出西域諸國迎送兵殺焉耆

詐降而襲兵自備駿等至代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莽好

慕古古法多封爵人姓實各高許以地理未 秋鑄威斗

定故且先賦青茅四色之士用慰善封者 臨淮張彭及荆

以五石銅為之若此斗欲以厭勝 臨淮張彭及荆

殺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後

州綠林兵起 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筭皆用富

通竈百姓愈病莽復下詔申明六筭為設科禁犯者罪至

死民耗于觸禁不得耕桑蠶後煩劇而早蝗相仍獄訟不

決吏考綠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

是並起為盜賊依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嬰黨數千人殺

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飢饉民衆入

野澤掘鳥莢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

評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

皆往從之賊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十八千人又南郡江

夏眾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復合問其故皆曰

愁法禁煩苛不得幸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

守又坐鄰伍錢挾銅鐵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 時運道然且城不之莽說輒遷官

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為荆州牧

未行免 莽以費興為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

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問者固張六筭

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問者固張六筭



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其為盜賊與到  
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滿其租賦冀  
可以解釋安集

軍 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其并乃  
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為姦利墮致富者收其家所  
有以助邊急開吏告其

將如婢告其主實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宗自殺  
宗自蓋去欲被服天

子衣冠發賣自殺 莽大夫揚雄死 以奏賄為郎  
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  
賢為三公權傾之主所薦莫不擢擢而雄三出不從官及

莽篡位雄以首老父次轉為大夫惟不持權而雄三出不從官及  
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

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相譚以為絕倫鉅賈矣  
邑師事焉劉莽皆從雄學作奇字及禁坐事誅薛連及雄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求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 琅邪樊崇  
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琅邪樊崇起兵於呂眾  
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

皆附之 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潁楊音各起兵台  
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擊

徐交莽遣使者發 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  
兵擊之下能也

阜若鞮單于與立

六 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莽遣王歙誘當將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夫司馬嚴光曰  
當在右部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置長

安橐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甚莽乃大募天  
下丁男及死罪囚與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皆言二十取一

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  
馬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受

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  
物三

其不 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竊匈奴莽輒試之知  
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光

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无尤大



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輒與時矣事與道反則驚覆車之覆運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靈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至數千夫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能守關青徐之寇在矣惟悵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關東饑旱時饑旱連年刀子都見極陳所懷邑不聽關東饑旱等黨眾處多至六七十萬

漢書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莽

書曰古出軍行師敢有越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晨春夏秋人皆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秋七月

大風毀萊北土路堂九月莽起九廟於長

安城南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大雨六

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

不克死適求等謀亂車及郡國豪莽更鑄錢法莽

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

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由是犯者愈眾

檻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唐尊為太傅傳曰國

以十萬數死者什六

各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衣東地馬柴車藉橐以耳器飲食

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

幡汙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中收郵惲繫獄惲明

教公卿思與齊封尊為平化侯收郵惲繫獄天文

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

漢書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

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毀

漢高朝莽惡漢高朝神靈度虎賁武士入朝按劍四面

提擊斧壞戶牖枕湯楮鞭鞭而屋壁令輕車校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得昭

其中召問羣臣為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

軍公孫叔微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

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

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邱孫陽造井田使民

棄上業曾臣說六荒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

上通直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凶妖不可攻當與和視

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莽以田

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匡為五原卒止

况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初四方皆以飢

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無錮萬數不敢略有城

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元

賊非敢殺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意是歲荆州牧封綠林

賊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

不敢殺牧賊遂攻按竟陵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

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

上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

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疆督養捕誅盜賊義之

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東傳幸士士

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

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

羣盜偷穴不過二科公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

大者豈亂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教卿大夫卒正連卒庶尹

謹故養善民急捕珍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

曰亂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冀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焚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弄兵以况自說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任人所能禽也各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博相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責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是詐城既難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且急選拔士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後其



壬午

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  
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  
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  
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  
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  
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

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

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

之初樊崇等眾既復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

償割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

眾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讞則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台

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誦曰寧逢赤眉不

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

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茂擊之綠林賊避疾

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

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

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莽聞城中

中黃門王業業曰昔流民也乃市所賣粟飯秋七月

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荊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攻臨平林人陳牧

應赤眉破廉丹誅之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

說月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

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

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

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

謀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

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

哉丹不聽行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

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

戰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

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

節度買買生其能能渠



熊渠生老矣仁仁以南方卑處徙封南陽之白水與宗  
族往家焉仁卒子徽嗣位奔篡位國除高祖少子外為爵  
林太守外生鍾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世世專霸陽樊重  
女生三男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  
稷之志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推漢秀隆華  
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略通大義性勤核繕績常非笑之比  
於高祖兄仲秀嘗過讓之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  
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也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  
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  
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此  
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此  
愛客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責於宛通遣  
軼迎秀與約結定謀欲以立秋材官節士日劫前隊  
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以號令大衆使與秀歸春陵  
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計謀曰王莽暴虐百姓分  
崩今結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  
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  
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  
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  
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鄴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

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長西擊長聚進屠唐子卿又殺  
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軾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川等收眾卒  
復限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大破之  
冬十

一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守將甄阜

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

重  
劉縯欲進屯死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縯  
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田引精兵十

萬南臨北水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會下江兵  
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  
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縯遂與常深相結  
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  
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  
心民之謫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  
怨皆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



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觸情必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震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城亡之道也公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曹也諸將素敬常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氣益壯續大舉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海濤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漢帝支更始元年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清陽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人宛無文書燒令在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無說莽聞之如懼二月新市平林諸將

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大赦改元曰白

戴孫善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景帝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以欲立威明貪玄懦弱先其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以

將軍卒以故尊立宗室具厚然今亦冒起青徐衆數十萬關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曰府王以號令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印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清水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并置三公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太常編將軍由是豪桀失望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

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

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衆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



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勝  
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  
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比軍陳數百里不  
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  
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  
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  
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鐵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  
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  
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鞠墮城積弩亂  
發矢下如雨兩週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  
事為憂尤曰兵法圍城為不攻而攻之計也

### 宛城降漢玄入都之

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  
六月劉

### 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劉秀在鄴定  
陵悉發諸營

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甲而陳尋邑  
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將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  
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  
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東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  
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敵死者三千人從  
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  
皆安部毋得動觸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  
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散謀而出中外合  
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  
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滄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  
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  
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恐於是海  
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 川馮異以五縣降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中車鄉郡  
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

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劉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  
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  
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 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

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為破虜大將軍

新帝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稜勇冠

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

殺縯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殺之秀自父

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

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

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謂涉曰識文劉

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

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

能念但飲酒唱戲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成

紀隗囂起兵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

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

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明殺數郡國數莽罪惡勒兵

十萬擊殺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

西武都金城武成張飛馮家傲皆下之

起兵成都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還導江

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

中豪桀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又矣故聞漢將軍到馳

迎道路令百姓無辜而歸子保據此寇賊非義兵也乃劉

述為漢使者拜述將軍據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眾劉

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相玄遣

兵擊之殺望誅尤茂○遣上公王匡攻洛

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

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

眾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

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

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

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為郎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

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府

府



是奔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聞意至華陰回爲臣  
擘擊之敗走擘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村  
數百人北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多起兵相漢  
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擘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  
下爭欲先入城奔救因徒授兵殺錡與誓曰有不爲新室  
者往思之使史議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茅妻  
子父祖家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六月  
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  
百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奔避火宣室前殿火無隨  
之奔緝初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奔旋席隨斗  
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奔  
之臺臺欲阻池水衆共圍之下舖時衆兵上臺苗詵唐尊  
王蓋等皆死商人杜吳殺奔校尉公實就斬首軍人分奔  
身節解帶分之就持諸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  
十萬皆爲馬居二日李松鄧擘入長安城前申屠建亦至  
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換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奔  
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班固曰王莽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  
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奔既不作而有使邪  
之材又東四父歷世之德遺漢中統三絕而人右壽

其爲之宗正故得肆其姦惡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爲何南  
而顛覆之執險於紮紮而奔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  
然時高其威詠毒濟諸夏剛刃奮新猶未足逞其欲焉是  
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冲不寸支休分裂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考其禍與未有如奔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  
私議奔誦六藝以文爲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  
驅除

**王匡伐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

**冬十一月亥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

文穆從事司察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激喜不自  
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

**分遣使者**

以善惡恂勸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命  
**徇郡國** 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

令他郡平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  
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

**以彭寵**



為漁陽太守

死人 始使洵北州承制拜龍漁陽太守以漢

為安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復興留具

兵自將漢帥二十餘人隨使首至洛陽皆封

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眾稍離叛乃復亡歸 樊奔廬江

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玄封劉永為

梁王

永故梁王立之子也都睢陽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

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人司徒賜言諸家子

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兗州郡

劉賜為丞相令入關脩宗

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

漢官名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吏察官史黜陟能

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郡禹杖策追秀及於新野

是向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

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

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足常才而不自聽斷

諸將皆庸人取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

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故尊卑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

之興天時人事二利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

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

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方也况明公素

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

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相之業救萬民之命以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

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

劉林談秀決

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魏間王莽時長

安中有白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錄是



恭稱真子與抹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  
入邯鄲立即為天子詢下幽冀州郡響應

二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亥遣

都長安三輔既平中層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

封諸功臣遣封諸功臣遣

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李松趙萌

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

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為王以鮪為膠東王鮪辭

不受乃以為立大司馬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

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

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

更始怒拔劍擊之以至羣小靡夫皆避校官爵長安為之

語曰蕭下養中郎將權羊胃騎都尉關羊頭關內侯將軍

李洪上書切諫更始囚之諸將在外更始行誅賞各置

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徵隗囂為右將軍

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徵隗囂為右將軍

囂及其叔父崔義等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

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

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耿况遣其子弇詣長安

會王郎起從吏曰子嬰成帝止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

按劔曰子嬰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魚陽上谷兵

馬歸發突騎以轡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

就族滅不父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

署長史與俱比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掄之霸慙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

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三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

首奈何北行六囊中秀指

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

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薊中反應王

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無憂亭時天寒馮異上豆

粥至饒陽官屬皆乞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皸裂至



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噤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  
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郎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水堅  
可度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  
遇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郵馬焚火秀對蓋燎衣  
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  
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  
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印彤不肯  
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  
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高二郡之兵以討之  
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  
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  
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指父  
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難散二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  
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  
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  
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眾從  
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  
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  
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  
奴所過發轉命兵後檄遼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警應

貞定王陽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  
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甘下擊斬王郎將李  
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

秀以賈復祭遵為將軍

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守所保得  
無不可深守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  
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  
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  
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  
殺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  
私諸卿也  
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  
宣吏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苟諫保護之得全更始徵為  
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  
黨太守田邑繕甲  
大司馬秀拔廣阿  
養士以扞衛井土  
阿拔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久



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  
與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

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

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

斬王郎其父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多欲從之寇恂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

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舉弇不足

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更其漢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

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

趙闕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台所遇

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

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州問何兵曰大

司馬劉公也請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

邯鄲來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

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

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

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况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為入質驛

少文造以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能軍數萬之更

始遣尚書令湖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台軍圍

鉅鹿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與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太

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純曰

軍非輕便也政之即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

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求萬戶

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

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

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測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救吏

士非交戰受祿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

異常獨屏樹下故軍

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遣使立秀為蕭王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請行在所遣苗曾

為蕭州牧韋順慈充為上谷漁陽守蕭王居邯鄲宮書用

温明殿取弁入請問曰史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

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弁曰王郎雖破天下

兵革乃始耳今使君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



敗必不父王... 父子故敢披赤心... 苦王奔復思劉氏... 元元叩心更思... 得之王乃... 不就...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

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

是時諸賊合數百萬... 所在寇掠王欲擊

之乃拜吳漢... 救諸郡不得... 發其兵王擊... 府請所計... 前銅馬夜... 其餘眾合... 自定王... 陳降者... 悉以分... 歲歷五...

敢降... 於隆... 其眾... 悉降... 破走... 王... 而... 長... 俱... 據... 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

燕趙... 蕭王... 前將軍... 李... 守... 衆... 留... 遣... 陽... 王... 引... 兵... 而... 北... 徇... 調... 饋... 糧... 以... 供... 軍... 未... 嘗... 子... 絕

蕭王... 前將軍... 李... 守... 衆... 留... 遣... 陽... 王... 引... 兵... 而... 北... 徇... 調... 饋... 糧... 以... 供... 軍... 未... 嘗... 子... 絕



玄以隗囂為御史大夫

隗囂之更始謀叛歸天水

梁王永據國起兵

梁王永起兵攻下濟陰

得二十八城以沛人周建等為將帥又拜賊帥西攻佼彊

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為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

據東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

○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

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之

○赤眉至弘農玄遣兵擊之大敗赤眉進

至湖○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

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

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

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馮異寇恂擊

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寇恂擊破之



破之

王引軍還朝後遣吳漢等追之來幸或略盡其  
度傷奢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賞也別將者為  
其也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一男名  
重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了也後病尋愈

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還至中山者  
將復上尊號不

是到帝平韓俊固請之不許諸將且出戰純進曰天下士  
大夫指親戚棄七曠從人王失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

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王上留時逆眾不正號位  
然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  
一嚴雅可復合此言其誠如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生

高召馮異問曰今動靜貴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  
王宜從眾議會儒生溫華白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  
秀發兵捕不當以夷漢事

因復奏請不  
即位高帝

鄧禹擊定河東

禹圍安邑數月  
更始入將軍樊參劉

內將數萬人攻高  
擊斬之遂定河東

長安亂玄奔新豐

張印與諸  
將議曰亦

眉且至且熱不  
也中為盜耳入論更始更始怒曰王臣陳牧戎丹趙萌也

新豐李松軍擲以拒赤眉中與中書建  
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中書使兵圍置第印可勒兵門

大戰更始大敗置潰圍歸入水更始奔新豐復疑十臣  
等與印同謀更始召入獄川先至更始斬之臣懼將兵入長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軍  
少自濟世常鼓舞

祠城傷景平

言一怒曰當官何故為賊方望弟陽  
遂樊崇等曰將軍帥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各

不從崇等以  
為君賊不可心以下如自宗室然義誅也以此號令誰敢

恭少者高書  
軍中置卒更置使都主校牛至是求軍中置王後得茂盆

子及前西安  
為三札置中書員一為符曰上將軍於鄭北設壇場大

會列盆子等三人  
符諸將皆稱臣拜盆了時年十五茂髮出跳戲衣赭汗見

衆拜恐思  
拜劉挾帛時欲出從兒戲被編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

也



司空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帝使使持節拜出

司徒劉翽度食萬戶出時年四又案赤伏符以梁為

大司空又為以議文甲孫咸行大司馬更不究乃以吳漢

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安

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饑為尚書使曲定舊制又以禹

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司徒事 登禹度河破左輔兵禹渡河入

左輔都尉公乘食萬戶表更始更始 帝女懷造兵漢等圍洛

陽○八月玄復入長安更始更始 赤眉入

更始乃始更始乃 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赤眉入

始更始乃始更始乃 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赤眉入

玄為淮陽王玄為淮陽王 以卓茂為太傅封

褒德侯褒德侯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東髮至白首與人未嘗

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悅焉哀

平問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

忍欺之民嘗自言即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

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曰居自以恩意遺之乎

民曰往遺之且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

之若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

受故求言耳茂曰汝為誠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東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若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以禮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虫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師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年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公口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汝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能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庶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宜諸羣公之首官其光復舊物享



祿父長蓋由知所先  
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

入都之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少壯官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謀更始無遺蕭王比代自知其深不敢降彭還言

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以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

我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續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黃上召見賜榮戟

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淮陽王

降於赤眉  
史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殺之恭為請不得成每欲自刎崇等乃赦更始封

為長沙王恭  
鄧禹引軍屯枸邑  
劉盆子居長樂宮常擁護之

知所歸圍鄧禹東勝獨克而解行自是日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挂節以勞

來之父老童孺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

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

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士黃人稀饑饉多

畜吾日以休兵北道就種養士以觀其暇乃可圖也禹於是引

軍北至枸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三輔士亦皆舉屠皆隣更始欲出之張印等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三輔士亦皆舉屠皆隣更始欲出之張印等

隗囂據天水自稱  
其兵亦皆舉屠皆隣更始欲出之張印等

西州上將軍  
隗囂歸天水復襲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二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

引接為布衣交以范滂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楊賜王遵周宗行巡王元為將軍班彪之屬

為賓客名震西州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其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之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常謂習者曰丈夫為志第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十頭殺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賤施也不否則守錢

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  
賈融據河西  
之賈融數重與之書囂怒揮之  
自稱五郡大將軍  
賈融累出仕官河西知其上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



未可知河西張掖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馬騎一曰張  
急林河津是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循明末往往更  
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無其難其後張掖屬國其數  
心而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著其及更始相與議曰  
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  
則不能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立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其  
全五郡觀時變動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  
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望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  
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  
和上下相親晏然高蓋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  
融自將與諸郡相檢督如符要每郵破之由是羌胡震服  
民歸之 盧異方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  
之立以為漢帝 自定盧美詐稱武帝曹孫劉文前  
效結和親傳子以為漢民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  
韓秋立之今尊事我乃使騎迎方匈奴奴立為漢帝 將  
軍馮愔反 帝以問中大夫定而歐禹久不進兵賜書責  
引

數將軍馮愔示敵守拘邑爭相相以指意殺出因父其子  
馮愔使以問帝問使入帝所親愛為誰對曰馮軍黃陽  
高陽縛馮愔者必黃陽也乃遣尚書 鄧禹承制以  
宗室為節節之方果轉用歸罪

隗囂為西州大將軍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  
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

田邑以上黨降 帝遣劉  
軍將軍制涼州諸方事

并問使於崑崙山邑非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  
黨人太守帝又遣謀大伯特節節斷永永未知更始有正衣  
繫大伯特遣使馳至  
長安制問更始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  
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

如故四方終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懸之影習  
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嗟  
崇等隣之避席頓首口臣無狀冒陛下請後不敢因其抱  
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  
三輔豪然稱天子聰明百世事還長安市里且雨後二十



餘日復出遣兵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

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考賊會檀鄉魏魏郡清河

魏郡太守李熊弟陸謀反賊迎之或以告太守魏期期召

問熊熊首服期曰為吏僕不若為賊樂者可往就之使吏

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

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兵漢

率九將軍擊檀鄉賊之十餘萬眾皆降諸營皆悉平也

通悉封諸功臣為列侯食四縣博士下恭議曰古

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

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城小者也陰鄉侯侯識貴

人之足也以此中功當封識曰臣等憂國死節加爵邑此

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馮勤典諸

侯封事勤量及以輕重國一遠近地執豐薄不加論城

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事皆公總錄之以其事尚書

郎以中書以次補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帝始用孝廉為之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

赤眉大掠長安西

入安定北地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將水引長安城下

鄧禹入長安

禹入長安禹高朝收神主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鮑永來降

鮑永為街

大司

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

王梁屢違詔命

為中郎將其符算關以宋弘為大司空弘為桓譚為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受其繁聲弘聞之不悅同譚出朝服

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以其常度帝推

而問之弘乃跪帝免冠謝曰臣所以為譚者望能以忠直



主新寡帝與長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處台德器羣  
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及言貴  
易交富易寡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厄不可  
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 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  
不絕及帝遣銅馬至劉寵自負其功意望

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  
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敏厲風迹叔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  
會設廣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浮數潛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  
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  
遂發兵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狀况况斬其使

### 岑之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  
嘉賊走岑遂

漢中為更始將軍李寶所據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  
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關中下  
江州東據杆關於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未降者皆多乘召諸將議曰郾最疆  
地為大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

延岑擊劉永圍睢陽○遣兵漢擊死王

賜降 賜奉使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

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

立貴人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秋賈復復擊召

陵新自定甘平之

賈復部將殺入於潁川太守寇恂

恂與相見於子谷崇曰崇裝也得帶劍侍制有變是以相

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思秦王而亟於秦斯者為國也

乃執為賊盛出且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人皆兼二人  
之鐵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逐之而史士皆醉  
遂過去恂遣各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  
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相離今日朕分之



於是並坐極歡遂共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帝遣鄧隆討彭寵隆軍

比苦還長軍必敗矣寵吳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隆不能

克益其圍陽數月

青徐羣盜茂交澤周建合軍二萬餘人救永與戰

張步等降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皆降

將軍鄧奉反只漢河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為歸別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

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赤眉引兵攻

擊破之赤眉乃還還後諸陵取其寶貨凡有金銀者皆

之乘陽亦四日復入長安延岑也杜陵赤眉

冬遣將軍將軍

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

遣將軍馮異入空心如命石貞忠臣也即日拜漢忠

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

將軍今奉討諸不軌其保濟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

小氏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

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定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

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十



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輔  
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飢城  
東非皆空遺民  
注社聚為營各堅壁清野赤眉復掠無所得乃引而東  
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屯新安取奔屯宜陽救曰賊若  
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  
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